

醫療創科的契機與反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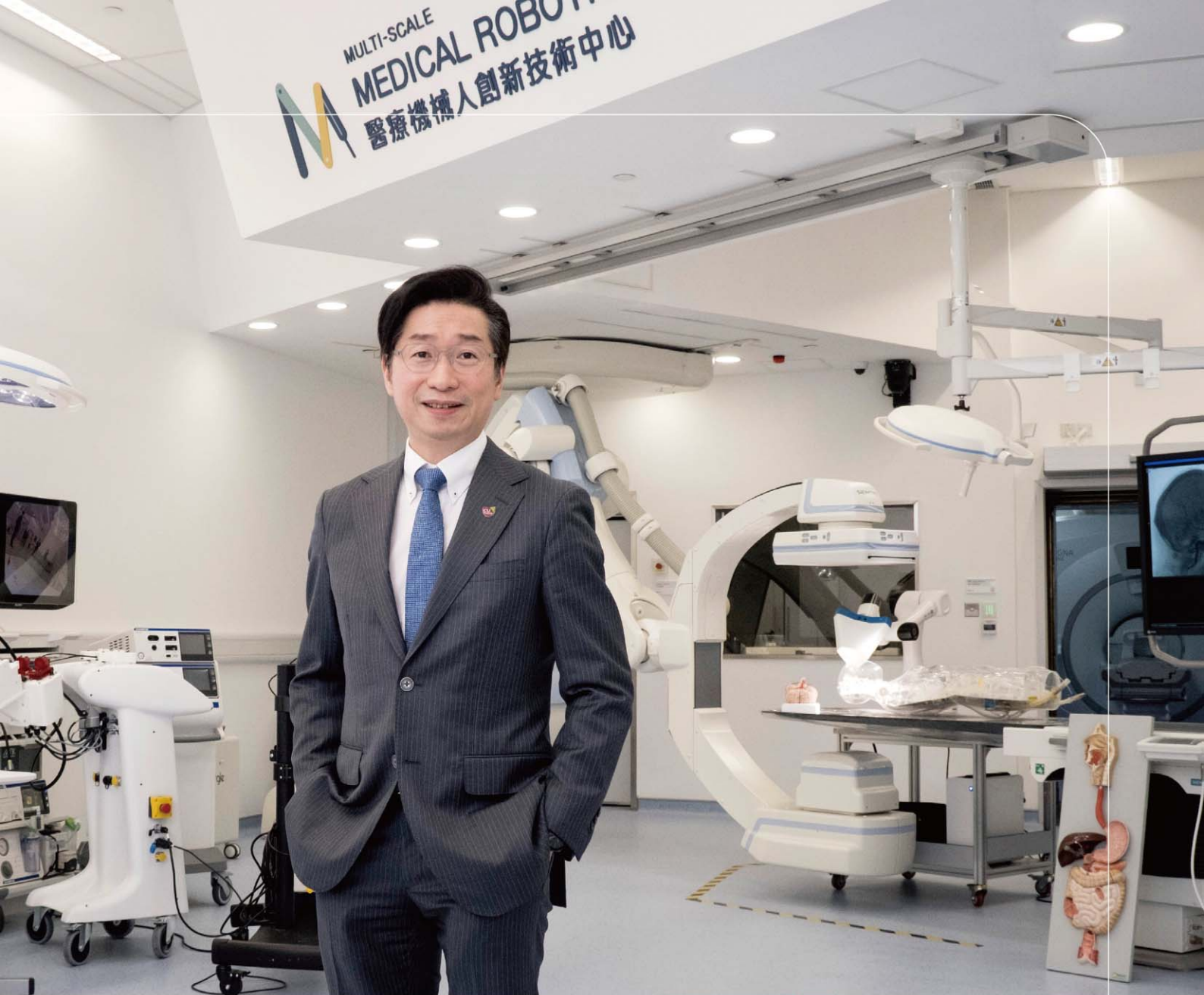


訪問當天跟趙偉仁教授相約於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，看到中心內那些先進的科技和醫療儀器，真的猶如置身科幻片的場景，不同的研究員和科學家正在為人類的未來而努力，趙教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員。

從第九屆醫科生到第九任醫學院院長

趙教授於1994年在中大醫學院畢業，是第九屆畢業生；三十年後的2024年出任中大醫學院第九任院長，他固然感受甚深，但他直言一路走來都是因緣際會，當年身為醫科生的他，又怎會想到現在會成為帶領醫學院的人？「我記得當時的教授曾說一班裡大概只有1%的人之後會從事學術和研究，那時我們真的有大約100個醫科生，即只有一個人會走這條路，心想





那個人怎會是我？我選修醫科的想法很簡單，就是想做醫生幫助病人而已。我從醫首十年分別在威爾斯親王醫院和聯合醫院工作，當年我進了上消化道外科，發現原來食道癌這類癌症即使做最好的手術、完成所有化療，治療後5年的存活率也只有20%，因為大部分個案確診時已是中晚期。當年我就想：期數已決定命運，不是由手術來決定；手術只能令併發症和死亡率減至最低，治療關鍵在提早診斷和治療，例如食道癌，早期治療的5年存活率高達85%。」

這個想法，令趙教授的事業航道出現轉捩點，他決定到日本「拜師學藝」，到日本學習內鏡黏膜下剝離術（ESD），「當時想學習這在日本國內限用的新技術，為早期消化系統癌症病人帶來突破性的治療。學成歸來後，由於在醫管局轄下的醫院無法即時採用這種創新研究和治療，於是我就回到中大，走上學術和科研之路，開始做世界創新的技術，並成功把世界創新的技術率先引入我們的教學醫院，從而推廣至其他聯網醫院。當年香港大概一年只有10個



Rehab
Express復
康
速
遞CHARRS
Culture
卓思廊

早期食道或胃癌的個案，現時威爾斯每年已可找到250個病例。隨著行政經驗漸多，當陳家亮院長任期屆滿時，我就試試申請做院長。我從來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，這些年來的發展都不是計劃之中。」

科技發展與醫療創新

科技不斷發展和進步，過往想像不到的診斷和治療，現時都陸續應用在現實中，除了大家或許聽過的機械人「達芬奇」——一個微創外科手術系統，協助醫生在狹窄環境之中做更精準的手術，趙教授努力在這些已有平台以外開創新技術，「例如我們嘗試透過內窺鏡入面的機械臂去做早期腸胃癌的切除，雖然現在仍未正式成為一項新技術，但我們已做過一些臨床研究，能夠安全地完成內鏡黏膜下剝離術，減低併發症的機率。納米機械人或AI於未來亦會大

大幫助到臨床診斷或治療，例如基因檢測或微創手術方面必定會有突破性的發展。」

中大醫學院「教學及研究綜合大樓」即將於2027年落成，顧名思義除了教育外，研究亦是重要一環。趙教授說：「過去幾年政府增加了不少醫科生學額，現時的課室已不足以應付295名學生；加上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越趨嚴重，對醫療需求有增無減，可見未來或有可能需要持續增加學額。同時香港也致力發展成創科樞紐，醫療創科正是重點之一，現時醫學大樓臨床上的設施有限，新大樓落成將可加強創新技術教育和培訓。」

人工智能與醫學倫理

現時人工智能用途廣泛，醫療應用上也不例外，趙教授也表示醫學院課程將會新增AI教育。但凡事有正負面，AI技術固然有助提早診



斷和增加治療成功率，可是也帶出了醫學倫理的問題，他分享道：「現時抽血已可做全面基因圖譜檢測，如醫生告訴你有40%患相關癌症的機率，你會如何面對？樂觀的病人可能會認為60%不會發生，因此不用擔心，但有多少人真的不會為此影響心情？醫生又該如何就此跟病人和家人傳達訊息和溝通？另一個現實問題是關於醫療保險，若保險公司得知那40%機率，又會如何衡量保單內容？」

其實以上考量在現實中時有發生，趙教授再舉一個日常例子：「大家去做身體檢查時，若發現你身體某部位有瘰肉，醫生說暫時沒什麼大礙，但建議你3至5年照一次以防有任何變化，對於這些未發生病變的可能性，你可以處之泰然嗎？會否緊張得每年也照一次，而照之前又會憂心忡忡？因此未來我們也會加強道德倫理方面的教育，尤其醫患之間的溝通技巧，例如

如何傳達患病可能性的訊息予病人和家人。」

能做手術亦擅畫丹青的一雙巧手

擔任醫學院院長的他行程滿滿，沒想到他仍然會抽時間看門診、做手術，他分享道：「其實今天我也會去睇門診，亦要做五、六個手術，雖然現時我要做不少行政工作，但我不會放棄臨床和研究工作。我現時每個月仍會on call，以及抽一個週末去巡房，亦會帶著學生在公立醫院的門診睇病。我在帶領一間擁有那麼多世界級教授的醫學院，當然要身體力行。我希望中大醫學院可以保持活力，它在短短43年內由零開始，至現在全球排名第28位，創歷史新高，我期望在任內可繼往開來，迎難而上，創新之餘亦能跟更多學科、團隊合作，並教出適應新時代的醫科生。」

身為院長，他經常與不同的持份者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見面，所以亦要準備「見面禮」，意外地院長竟然會親自準備禮物，還要是他親手畫的丹青。原來趙教授自14歲開始習畫，師承趙少昂，當年他更是最年幼的弟子。趙教授表示：「這些禮物獨一無二，又可宣揚中國文化。我的同事最開心，不用他們苦惱挑選禮物，哈哈。」

完成訪問後，趙教授又要趕往另一行程，筆者笑問道：「醫生的工作就是令病人健康，可是你那麼忙碌，豈不犧牲了自己的健康？」趙教授卻一言驚醒：「香港人普遍也很忙碌，卻很長命，看來忙碌也可以很健康，哈哈。」